



李慶恭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生

台灣省雲林縣人

省立虎尾高中畢業

高等檢定考試及格

經歷／

外銷鞋廠副理、廠長等

現職／

私人企業技術職

作品／

還鄉、書卷飄香、好壞相隔一線間、英雄所見、

年年雪裏常插梅花醉等

## 耕園經

散文第二名 李慶恭

跋履在坎坷互錯的人生道上，得意和失意難免交替循迭。無論得與失，總是同樣的疲憊我的身心。生理的疲勞可用睡眠休息來消除，然而心理的窒壓，却非一睡所能滌盡。還好，我家後院的二十坪空地和二樓前後陽台栽蒔的花花草草，正提供我解憂化悒的所在。

那盆高不兩尺的唐楓，却是色彩的魔術師，它把大自然的序變縮影在一方盆盂上。同山上的楓沒有兩樣，它夏天蒼綠；秋來酡紅；冬殘葉落。看它一叢綠、一片秋抑或一樹權榦，都叫人欣懌，就那麼一年裏頭全是人生好時節了。

春節前數天，唐楓已抖盡敗葉，光禿的枝桠瑟顫在寒風裏。定定地看它，胸臆間自有北國風情的幻化和蕭涼的況味。

春節期間在郊遊踏青中度過，無暇流連後園。春節後，還記得那天是初六，我又拾起早餐前欣賞及整理花木的習慣，驀見唐楓凋零的枝桠間冒出點點新芽，很小，還不及米粒大，却予我莫大的驚喜。不消幾天，上百點嫩芽已鋪展成片片新綠，綴掛一樹翡翠蒼蒼，再次揮灑春天的浪漫，也再次溢滿生命的躍動。

樹，必須褪盡一身做敗，必須捨得丟棄舊日繁華的殘渣，才能吐新芽、展新姿，表現更旺盛的生命力。我想

：人，也必須勇於褪去浮華虛矯的外衣，擇掉腐心朽靈，就像那傳說中的火鳳凰一樣，淬煉之後再生為一個新的自我，炫彩生命的意義。

那盆芙蓉菊可稱得上「老」了，算來有十四年以上樹齡。雖然沒有刻意調物，但因放在東面陽台上，只能受到單向日照，趨光性使得枝幹自然長成虬曲蟠結，古意盎然，觀它自有一付蒼邁遒勁的架勢。

栽種在後園中的那株艾草，與芙蓉菊同齡，主幹粗如兒臂，這在艾草中已經算是大字輩了，何況它好幾十支分枝覆蓋成一方老樹情韻。

芙蓉菊和艾草是十四年前有次返鄉省親時，父親將他親手培育的艾草和芙蓉菊苗各送一株給我，父親說這兩種植物都能避邪，葉子泡水浸浴還可淨身殺菌。有沒有這回事且不管它，父母親希望子女在外平平安安的心意不能拂逆。原本艾草也用陶盆栽種，過幾天便枯死了，父親說艾草「貴氣」，應該用地種式才能長得壯碩。父親特地再送來一株艾苗。

父親於三年前見背，更讓我珍視芙蓉菊和艾草，它們的枝枝葉葉，蘊涵著濃蜜的親情，和它們晤對，縷縷思父情懷騰湧心田，追思憶念的映象永遠也不會成為過往煙雲。父親當初把它們送我，即附著牽掛和祈福，如今，父親雖然永別，那牽掛和祈福却凝結在梢間葉裏，因此，我常和它們對晤，細讀父親精緻的心意。

朋友送我一盆海棠，現在已分株成三盆。

海棠，是非常「中國」的。隨手翻閱古典詩詞，很容易見到古人賞嘆吟咏的風貌。

海棠，不但葉很「中國」，尤其銀斑海棠的花形似垂懸的三角燈籠，更是中國。它的花剛吐蕾時，呈心形，很像一顆扁平的紅豆（紅豆不也很中國？）數日後綻開，正是滿心歡喜的笑容；兩三日後再抽出一支三角形花瓣，就像提著的燈籠，而花瓣下端的黃色花蕊，似燈心又似裝飾燈籠的絞纜。

海棠花一串一串的綻放，恰似一串一串的漢土長夢。

海棠在夏、秋、冬都能開花，花期很長，邊落邊開。看落英，繽紛中夾雜一絲惆悵。片片落英裏見到江山的缺殘。

我們的民族性也夠中國的，有海棠花前仆後繼、不畏冬寒、硜硜有守的韌性。五千年中華文化就是民族韌性在延續。歷史的步履永不停息，走過今天，還會走過無數個明天。

後院最外圍，日照充足的邊陲，栽一片俗名馬齒牡丹的馬齒莧。馬齒莧整個夏季都在開花。太陽東昇時花兒怒放，太陽隱沒西山時花兒隨即萎謝。它光艷的桃紅重瓣真美，顏色夠深夠濃的，深濃得直可插出彩墨來。

中庭角隅有一株曇花，也在夏天開花。曇花抽苞後二十天苞熟，當要開放的那個夜晚，剛入夜朵朵瓊葩就漸次舒展，子夜時全開，此時異香馥烈撲鼻，那不是一般純純的花香，是帶點嗆鼻的那種野香，有人喜歡嗅、有人不喜歡。我是喜歡的，長長吸一口它的「怪」香，蠻醒腦咧！

曇花的二十九片花瓣潔白如玉，像雪白的鵝毛，又像白鶴的尾翎。撫摩它和撫摩羽毛的感覺一樣，細膩的質感叫人舒緩貼慰。

我們都說「曇花一現」，其實形容得過分短暫了，它在凌晨四、五點鐘才凋萎，從花兒半開到玉銷香斷，幾乎擁住整個夜晚，足夠讓愛花人賞個盡興。

馬齒牡丹在白天綻放；曇花開放在夜晚。雖然都只有半天的生命，但它們絢爛的放射已告訴我們「刹那即永恒」的真理。只要把短瞬的歡娛勘破，愁喜不住於心，那麼，不論白天夜晚，不論春夏秋冬，一路行來都會有不同的好花觀賞，就如無門禪師說的：「春有百花秋有月，夏有涼風冬有雪。若無閒事掛心頭，便是人間好時節。」

除草很煩人。雜草生命力強、繁衍快，欲將花木根幹周圍拔出一尺方圓的乾淨地還真不容易，其他的空間只好任野草滋榮了。

若干時日後，發現經常走過的地方，野草無法高茂，黃姜姜地匍伏在地，自然形成一條草徑。這種現象使我想起「完形心理學派」的理論，他們以「記憶痕跡」的觀念來詮釋學習、記憶與遺忘的歷程。他們認為，在學習階段，因為經過神經系統的活動，在大腦中產生一種變化，留下一道痕跡，叫做「記憶痕跡」。遺望之所以產生，乃是由於停止學習後，腦中的記憶痕跡逐漸泯沒的緣故，這是一種「用進廢退」的觀點，正如草地上的路徑一樣，只要繼續不斷地有人走過，路的痕跡就繼續保存，一旦疏於行走，荒草即將蔓延而淹沒路徑。

古人說「活到老，學到老」，原有其哲理根據的。為什麼吾人總要窮畢生之力，孜孜矻矻地學習、求知？我已經有了最好的答案。

為突兀那兩棵龍柏的精神，我再來一塊約莫兩百斤重的溪石擺在它們中間。石頭略帶橢圓，尾部正好在簷溜滴水處。

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總無暇也無心審視溪石在歲月中老去的容顏。那天突然來興，拭掉石上積塵，想坐著看落日、坐著沈思，低頭看見碩石尾端有三個小圓洞，毫無疑問，洞是簷溜滴水擊鑿的。

拔一支百喜草心，量量洞深三寸還多，再一寸多就貫穿了較薄的溪石尾部，我相信，總有一天，滴水能夠做到。

水，是多麼的柔軟；石，是多麼的堅硬，而簷前的滴水，竟能穿透堅硬的漢石，這個水滴石穿的啓示在我心中點點滴滴的激盪迴響。

長久的園藝經驗，雖然沒成為專家，但起碼我了解植物需要陽光，才能枝繁葉茂，才能苞盈花妍。花木也需要水分，但水分多寡的拿捏得有分寸，過多則根爛了，花不開了。像蘭花的澆水就不好侍候。

花木需要陽光，但不是炎炎烈照；花木需要水分，但不是漫漫霖霖。日照和水分都必須不多不少，也就是溫和恰當。我想，溫和恰當就是「執兩用中」、「執中取衡」的中庸之道吧。